

胡鞍钢 门洪华/主编

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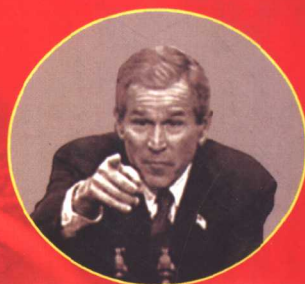
美国大战略

处于权力巅峰的美国

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

超级大国的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的分析



Decoding U.S. Grand Strategy

浙江人民出版社



解读 美国大战略

胡鞍钢 门洪华/主编

BBR 0/01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美国大战略/胡鞍钢 门洪华主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

ISBN 7-213-025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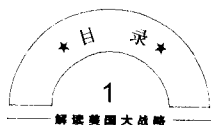
I. 解... II. ①胡...②门... III. ①国家-战略-研究-美国②方针政策-研究-美国 IV. D7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034 号

解读美国大战略

胡鞍钢 门洪华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市电厂路)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4.3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10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554-6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解读美国大战略

目 录

导 言

门洪华： 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争鸣及其意义 / 3

美国的国际地位

亨利·基辛格： 处于权力巅峰的美国：帝国抑或领导国 / 25

约瑟夫·奈： 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 / 39

胡鞍钢： 美国经济形势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 57

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 美国的国家利益 / 85

约瑟夫·奈： 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 / 92

解读美国大战略

门洪华： 美国外交中的文化价值观因素 / 117

门洪华： 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 /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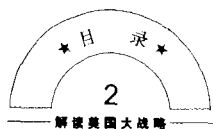
杰西卡·马秀丝： 美国的国际角色与全球议程 / 158

彼得·罗德曼： 超级大国的战略 / 165

周建明 张曙光： 美国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的构建 / 177

罗宾·莱尔德 霍尔格·梅伊： 军事革命与美国的欧亚盟国 / 195

肯尼思·F.麦肯齐： 非对称威胁的兴起：国防规划的重点 / 211



关于中美关系的思考

王缉思：对当前美国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的分析 / 245

王缉思：3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 253

李侃如：美国对华政策 / 265

戴维·兰普顿：“9·11”之后的中美关系：战略评述与政策建议 / 274

张睿壮：“蓝军”阴影下的布什对华政策 / 308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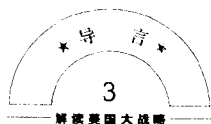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摘录） / 335

后 记



导言

门洪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争鸣及其意义



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争鸣及其意义

门洪华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综合运用国家总体战略资源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艺术,即一个国家运用自身的各种手段和资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保护并拓展本国整体安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等。英国战略家哈特(Liddell Hart)将大战略定义为最高层次的战略,其功用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连同其盟国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以达到由其基本政策所规定的政治目标。^①

美国素以大战略谋划著称。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大战略谋划有几个关键的历史阶段,从18世纪华盛顿的孤立主义战略定位到19世纪初确定其美洲霸主地位的“门罗主义”,从19世纪开始的逐步扩张战略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走向西方世界领导地位的渐进战略,从冷战期间的遏制战略到冷战结束之后接触加遏制(Congagement)的战略思考,从冷战结束以来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摇摆到当前单边主义大战略的定位,美国塑造周边环境和确定世界大国关系的战略安排无不体现出一种深谋远虑的能力,而且不乏实用主义的灵活战术运用。

研究美国有多种视角、多种分析层次,而大战略分析层次是

^①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p.335—336.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研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大战略的探讨、制定及其具体安排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是世界上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文化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不仅影响和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且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速度最快、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将影响和决定世界格局,而且也是对美国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大战略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美国从一个相对次要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并确保其世界霸主地位的过程,是一个崛起大国及世界头号强国进行战略谋划的过程。因此,从大战略层次研究美国,必将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崛起大国的战略谋划提供参照坐标,对中国大战略的思考、谋划具有多重借鉴价值。

一、关于美国世界地位的辩证思考

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不仅体现在军事、经济等硬实力(Hard Power)方面,还体现在文化价值观、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Soft Power)方面,更进一步体现在美国运用其强大实力的意愿上。

从最为宏观的角度看,可以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大战略的总体目标或基础就是如何实现确保“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并将“单极时刻”变为“单极时代”(The Unipolar Era)。迄今,这个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今后美国的大战略任务是如何防止和应对竞争对手崛起对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挑战。

从中观的角度看,世界并非美国的“一言堂”。尽管成就“一言堂”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但能否形成却取决于其总体国家

实力。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主管国际安全)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在全球信息时代,实力的分布就像一个三层棋盘。处于最高层的军事棋盘是单极的,美国远远胜过所有其他国家;中间的经济棋盘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占据了世界产品的2/3;而底层的跨国关系棋盘则跨越边境脱离政府的控制,其实力分布结构极为分散。^①美国在军事上具有超强地位,其军事开支超过其他八个大国的总和^②,其军事技术远远领先于其他大国。在这两个方面,其他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望其项背。因而,从军事方面上看,确实形成了美国的单极格局。但是,在经济上,世界却逐渐形成多极格局。美国保持着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却下降了。195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7%,现在下降为22%;1953年,美国出口占世界的24.6%,现在只占16.1%。欧盟和日本仍然是美国的强劲对手,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其经济形势喜人,并具有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巨大潜力。而且,作为造就当前美国经济繁荣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具有天然的扩散(Diffusion)优势,美国丧失其经济优势的可能性因此而增加。从跨国领域的角度看,国家的直接控制能力大大下降,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具体事务的治理过程(Governance Process)中,国际协调和合作因而变得至为关键。许多跨国问题——金融流通、艾滋病蔓

①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7—171.

② 目前,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大的五个国家是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和英国,五国占世界军事开支总量的50%以上,而美国一家占世界军事开支总量的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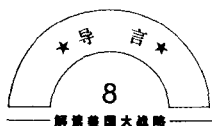


延、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等——没有其他行为体(不仅仅是国家,还有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是难以解决的,美国注定要与人分担责任。当然,总体而言,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最为强大,但其他国家乃至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仍然对美国的战略目标有着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中观的角度看,美国并不具备控制世界事务的绝对能力,美国也受到国际事务运行中的自然和人为影响。

从微观的角度看,美国与诸大国的关系处于微妙状态。我们不能否认,美国是谋划战略联盟的高手。美国在美洲后院的战略控制、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联盟安排确保了美国全球利益的战略基础,战略支点和战略纵深。可以说,美国与欧洲诸大国如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结成的西方联盟根基牢固,美国在欧洲安全和防卫战略上的领导地位极少受到直接挑战。美国与日本的军事结盟是美国大战略中最为成功的布局,美国的战略意图在于稳定美日同盟,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和战略纵深;日本的意图在于利用美国军事优势,争取亚洲领导国地位。俄罗斯仍然处于痛苦转型和缓慢发展的进程之中,俄罗斯总统普京采取了积极的亲美政策,与美国结成了稳定的外交关系,被美国视为半盟友。中国极其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在反恐战争中,中美逐渐找到了某些战略共识,确立了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美国改变了对印度的战略,与印度的关系正在加速改善之中。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与大国的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美国的战略意志得到了相对有效的贯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欧洲经济力量的进一步强大,欧洲联合的进一步深入,欧洲外交越来越体现出独立性,德国明确而强烈地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动武就是明证,

欧洲诸大国(包括与美国最为亲密的英国)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反应也超出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预料。这种非挑战性独立对美国战略意图的贯彻至为麻烦。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如何利用亚洲力量促进美国经济利益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回归亚洲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而日本今后是否会继续雌伏于美国战略之下将成为一个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法国、中国、俄罗斯继续倡议建立多极化的世界秩序,这种独立姿态将长期保持下去。俄罗斯目前的战略仍然受到美国的质疑和考验,美国继续扩大其在欧洲的战略纵深地带,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压力反弹不容忽视。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结成了临时的反恐联盟(Coalition),体现了双方政策的灵活性。但是,这种联盟的稳定性受到质疑,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安排难以更改,两国关系仍将是风雨兼程。从大国关系的角度着眼,短期内,不存在结成反美联盟的可能性,美国的战略意图仍然可以通过大国协调得到基本贯彻。但是,美国也难以一意孤行,其他国家仍然会进一步体现其外交独立性,各国在外交上合作与竞争并存,在经济上则竞争激烈。

这种世界地位为美国的大战略谋划提供了机会,也显示了某种形式的尴尬和存在的挑战。美国决策者长时间摇摆于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在确定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大战略之后仍然在实际行动中频频与诸盟国乃至其他大国协调其战略步骤证明了这一点,目前诸如约瑟夫·奈等美国重要战略理论家对多边主义的坚持和呼吁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在看到这种战略尴尬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大战略框架已经确定,美国的战略意愿在“9·11”事件之后凸现出



来,美国统治集团追求单极霸权体系的目标得到国内的有效支持,其具体战术运用可以灵活变更,但其核心战略目标将长期保持稳定,这必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二、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争鸣^①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美国各界就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是什么?这些利益和目标面临的威胁是什么?面对这些威胁,美国的应对战略是什么?美国的战略谋划应遵从什么原则?换言之,如何确定新时期的美国大战略成为各界关心和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四种战略选择明显地凸现出来,这就

^① 本部分资料来源:Kenneth Oye et al.(eds.),*Eagle in a New Worl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Barry Rosen and Andrew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3, pp.5—53; 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4, pp.49—88;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n's Future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pp.86—122;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3, pp.43—78; 约翰·伊肯伯里:《美国的帝国野心》,载《外交》2002年第9—10期,转引自《参考资料》2002年9月24日,第8—14页;约翰·伊肯伯里:《美国在反恐时代的大战略》,载《生存》(英国)2001—2002年冬季号,转引自《参考资料》2002年1月16日,第6—13页;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美国实力的不足》,载《外交》2002年第9—10期,转引自《参考资料》2002年9月4日,第24—26页;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The New Rome: American's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pp.20—24。

是新孤立主义战略 (Neo-Isolationism)、选择性接触战略 (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安全战略 (Cooperative Security) 和确保领导地位战略 (Primacy)。随着美国实力的持续膨胀,美国决策者越来越认识到,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结束美国“单极时刻”的物质实力和政治意愿,^①美国的大战略选择也迅速确定为确保其领导地位。

表1 争鸣中的美国大战略

	新孤立主义战略	选择性接触战略	合作安全战略	确保领导地位战略
理论支点	防御性现实主义	传统的均势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最大限度的现实主义/单边主义
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	避免介入其他国家的事务	大国之间的和平	和平不可分割	匹敌对手的崛起
期望的世界秩序	远距离的均势	均势	相互依赖	霸权
国家利益的概念	狭隘的	受到限制的	跨国性的	宽泛的
区域重点	北美洲	工业化的亚欧地带	全球	工业化的亚欧地带以及潜在竞争对手
核扩散	与我们无关	有选择地防止扩散	不加选择地防止扩散	不加选择地防止扩散
北约	退出	维持	转型、扩大	扩大
区域冲突	不介入	遏制、有选择地进行干预	干预	遏制、有选择地进行干预
种族冲突	不介入	遏制	不加区分地进行干预	遏制

① Kenneth Waltz, “East-West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载周荣耀主编:《冷战后的东西方关系——学者的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232页。

续表

新孤立主义战略		选择性接触战略	合作安全战略	确保领导地位战略
人道主义干预	不介入	有选择地进行干预	几乎不加选择地进行干预	有选择地进行干预
使用武力	自卫	区别对待	经常	根据意愿使用
武装力量	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	打赢两场重大区域战争的力量	进行多边行动所需要的武力	两倍于其他大国的武力标准

资料来源：Barry Rosen and Andrew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3, p.6.

在以上四种战略选择中,新孤立主义野心最小,且最不为大众所接受。选择性接触战略力图确保大国之间的和平,美国首先要避免的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因此与俄罗斯、中国、欧洲诸大国和日本的关系最为重要。作为一种战略,它缺乏理想主义的色彩,完全以实力为界定标准,力图避免美国介入世界其他地区的纷争,从而实质性地限制了美国对全球利益的追求、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合作安全战略最具有协调意义,同时也强调了美国利益的扩张性。^①它建立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强调民主和平论的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参与扩展战略”(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改变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诉求,并促使其成为民主社会的成员。可以说,合作安全战略是为克服传统的集体安全缺陷而提出的,它与集体安全一样,建立在大国之间存在战略性相互依赖(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的理念之上。然而,这一战略忽视了美国长期形成的战略思维逻辑,漠视美国在冷战中形成

^①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183—184.

的战略合作框架、战略目标,忘记了国家利益至上这一基本的诉求。就大战略而言,追求领导地位的战略最符合美国的战略逻辑,也是美国长期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它强调的是,美国的领导地位是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国家安全最为保险的途径。冷战时期的大国结盟并不足以保障冷战后的世界安全和美国安全。作为上述四种战略中最具进攻性的选择,追求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不仅仅重视大国关系(即确保大国之间的和平),其战略目标重心在于确保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远超出任何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国家,从而确保其独立自主的战略能力。因此,找寻和确定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对手成为美国战略谋划的核心任务(这实际上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逻辑的合理延伸)。为了达成该战略目标,美国必然在诸多方面采取进攻性的态势,如北约东扩就是美国确保欧洲优势、防止俄罗斯重新崛起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努力;对区域冲突进行遏制并有选择地进行干预就是要从全球角度防止任何敌对势力的崛起。从战略思考上讲,它对国际制度、大国合作持怀疑态度,但并不放弃它们作为利用工具的效用,因此其战略安排是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兼具灵活性。当然,这一战略也不乏批评之声,因为要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然而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必然的。而迄今为止,尚未有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成功案例。其次,美国并没有与其他大国取得共同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共识,其他大国未必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Leadership),甚至会公开反对美国的霸权领导诉求。再次,美国对领导地位的追求难以避免战线过长(Overstretch)、扩张过度的战略弊端。尽管存在以上种种弊端,相

比较而言，确保美国领导地位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一直保持增长速度和竞争力上升的趋势，并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尽管最近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其国际竞争力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知识资本孕育着新的世界霸权。莫蒂默·朱克曼(Mortimer Zucherman)认为，“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美国正处在类似其进入20世纪时的地位。……美国拥有过20世纪，它也将拥有21世纪”^①。美国决策者认为，在近中期(即从现在到2015年前后)，世界将是一超多强的格局：军事上，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军事力量将遥遥领先；经济上，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与美日欧并列的经济中心，但尚需时日；政治上，美国仍将发挥领导作用，但受到一定的抑制；文化上，美国的价值观得到认同，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获得了建立单极霸权的最佳时机，追求领导地位成为最合乎战略逻辑的诉求。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明确地寻求维持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小布什执政以来，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战略文件——如《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将确保美国单极霸权作为核心战略目标确定下来。可以说，美国最宏观层次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下来，剩下的问题是实现该战略目标的具体途径，即通过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战略来实现该战略目标。

^① Mortimer Zucherman, “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8, Vol. 77, No.3, pp19—31.